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輯

沈雲龍主編

愛竹齋全稿

陳鵬超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愛竹齋全集目錄

文鈔

詩鈔初編

詩鈔續編

觀山紀實

行年紀實

१०८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愛竹齋文鈔



愛竹齋文鈔序

陳君卓平余之同年也少有大志天資穎悟好學不倦於經史子集諸書靡不讀焉初習帖括詞章并研古文實學故其爲文章講明心性恢張義理既文且博亦玄亦史道德積於中光華發於外所謂經邦濟世移風易俗者胥在乎此夫學問大者其功亦大奔走革命參與軍政機要者救國之功也出宰茂名興利除害以仁心行仁政者保民之功也講學濠鏡涵養薰陶作百年樹人者育才之功也恭敬桑梓辦團禦盜籌建醫院便利民衆造福鄉邦之功也功業既多著作亦鉅今歲夏五過余舍出示歷年文稿編爲愛竹齋文鈔將付棗梨屬序於余自維同學同年不可無一言以記之讀其所爲文章類多悲天憫人憤時嫉俗直言其居心行事思所以改絃易轍冀其道一風同誠有志於世道人心者也抱負非凡足資表率世之讀陳君之文者可以知其爲人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季夏同年弟甄德傳祝三氏序於鳳溪寄廬

愛竹齋文鈔自序

民國卅一年春。余自新界魚塘出港。時適值干戈之後。秩序未復。鈔出外。蟄居德輔道中愛羣五樓。檢閱平昔著述。擇其頗有可觀者。分類摘鈔。論說、解義、策攷、三類。皆窗課及應制之作。序記、詞文、書函、贊跋、聯句、五類。皆序事及交際之文。合上八類。編爲文鈔。夫古人文字。有及身刊行者。有身後始刊者。刊有先後。學者頗多軒輊之論。實則先後不必拘也。小倉山房全集。袁簡齋自纂者也。曾文正公全集。李少荃代輯者也。余編此文鈔。豈敢與前賢媲美。獨念行年已六六矣。數十年之雪泥鴻爪。旣不願毫無復存。而晚節所關。一言一動。仍思驗過去以勵將來。今者付諸梨棗。當凡淨窗明之候。披卷閒觀。旣自知其所無。復無忘其所能。是即顧亭林日知錄與陳蘭甫讀書記之意也。昔賢謂詩文不經闔百詩勘定。未可輕出示人。今百詩往矣。誰爲勘定。然各類皆經師友之校訂。師友即百詩也。百詩在吾之文見矣。吾之志亦見矣。台山陳鵬超卓平自序於香江。

愛竹齋文鈔目錄

論說類

文翁論

周平王論

高祖殺戮功臣光武保全功臣論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論

唐高祖誅蕭銑論

明成祖欲廢太子高熾論

陳涉論

伍子胥復讐論

北魏辛雄上疏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論

唐太宗征遼論

驥衍學術論

曹參用蓋公言齊國安集論

漢高祖命叔孫通起朝儀論

三科九旨說

論六村之禁紅丸

解義類

驕虞解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義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義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義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義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義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義

策考類

問質點分合足盡化學之理試詳言之

問摩西之教變爲耶蘇教別出爲回教其遞變之迹有可攷歟
問地球與諸行星所以繞日之理試以重學明之

問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法求雨止雨今西人化學則謂雨是天空中輕靈二氣
化合而成似非閉陽縱陰所能得也抑古人之天道因人之學問而有異歟
問西國學校凡初學皆授以地球地圖其功用安在古人左圖右史西人將有合
歟

人文進化與地理實有密接之關係故依其所居地自然之狀況而心性發達遂
顯生差異試將其理由詳述之

英國握海上之權在通蘇彝士河今開巴拿馬海峽則海上之權美將爭之能於
東西兩洋一預言其變遷之時局歟
俄羅斯經營西伯利亞始末考

序記類

陳康齋尺牘初階序

陳伯嚴行政法原理序

重修文譽祖祠勸捐序

課藝錄存序言

平溪文記自序

六村合族籌辦團防勸捐序

六村團防公所第二次勸捐序

六村團防公所第三次勸捐序

顯相堂義坎勸捐序

平溪碉樓碑記

村西石路記

六村公所賚送韋劉氏暨子女三人回廣西始末記

記六村戊辰三月廿七晚告警

籲鳴世兄揚琴歌譜序

記六村團軍第二隊改編情形

記特組六村團軍風紀衛兵

籌建六村學校勸捐序

籌建鐵血團諸先烈墳場勸捐序

籌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

六村太和醫院碑記

六村太和醫院陳公程學紀念院記

防空簡要序

香港平正中學校附設平民義學勸捐序

贊跋類

鄉耆宗想兄像贊

陳母胡夫人像贊

家伯毅先生像贊

黃健芝先生追思錄跋

梁節菴先生手札題跋

陳子珮陳王道傳書後

附錄陳王道傳

詞文類

丁巳年在澳門學塾開學日演說詞

六村學報發刊詞

台山下三都團軍會操演說詞

六村太和醫院兼辦族內自來水有限公司章程呈縣備案文

祭耀平弟文

書函類

茂名縣長任內第一次辭職書

附錄胡都督復函

茂名縣長任內第三次辭職書

復陳競公函

附錄陳競公函

復^桂兩公函

附錄兩公來函

復鄧澤如函
錄鄧公函

致盧總長函

復達軒祖房外洋各昆仲書

復李師長海雲函

寄卓仁機縣長函

致敦樸函
錄台山縣自衛軍組織簡章

致錄美洲台山甯陽總會館函

致外埠六村自治協會函

致六村自治協會函

致胡展堂書
跋雲族叔書

復楊伯典師兄書

致余伯謙書

致劉秋雪同志函

致家輝南函

致家勁堂函

致卓仁機函

復張菊甫先生函

復家勁堂函

致家輝南函

致家勁堂函

致卓仁機函

復張菊甫先生函

整頓六村學務提議書

整頓六村財政提議書

重修昇平堡義勇祠勸捐序

致六村鄉公所照原約辭職書

附錄聯句類

論說類

文翁論

學問爲經濟之大原。根學言治。治術則純。舍學言治。治術則雜。治術雜則治功隘。治術純則治功懋。是故同是相業。儒相則引經佐理。措手獨優。同是將材。儒將則坐鎮從容。著謀獨遠。將相然。吏何獨不然。倘其治體深通。急崇教化。易野蠻爲文雅。變挺軒爲詩歌。非偶爾也。良由素好讀書。胸羅經義。率所學以潤飾吏事也。知此庶可以論西漢文翁。文翁治蜀。種種政策。不外興學。誰不知之。竊謂興學非文翁之奇。好學是文翁之奇。好學興學。亦非文翁之奇。由好學而興學。是文翁之奇。夫口六經而心性理。莫籌一策以裨寰宇。是虛腐也。奇何有。緣飾經典以垂訓。不識精義爲何物。是邪僞也。奇更何有。若文翁則異是。少好學。通春秋。抵蜀爲守。始則遣人就學於京師。繼則開學於成都。終則榮獎乎學生。自是巴蜀文明。比於齊魯。是文翁之能興蜀學者。實基於少時之通經也。虛腐者不得強同。邪僞者不能假託。文翁之奇。正以此矣。夫文翁生景武之世。外攘四夷。海內虛耗。

臣工大小。廉不上計生財。以濟國用。其所謂能吏者。至善則爲興利耳。次則爲算利耳。次則不爲剝民。即爲欺民。文翁於此。知剝民欺民。固非圖治之遠害。興利算利。亦非經國之全謨。惟有廣文學之風。以薰陶萬類。使人知世道。潛移於學校之中。此不言利而利自普。正爲利之大者也。自非學有根柢。積虛焉能若是之遠耶。且夫漢之倡明正學。始於武帝。董江都則興於建元元年。公孫子則擢於建元五年。明經君子。起於武帝時衆矣。而文翁本經術以治世。不待於武帝之時。而在於景帝之末。巴蜀一隅。文士棋布。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官。想當時武帝興學。實聞巴蜀之風而然耳。是西漢之治術學術。固自文翁表其正。即西漢以降。治術與學術之不沒其正者。未始非文翁提倡於前。有以激勵而風化之也。匪特此也。吏長於治術難。長於治術與學術尤難。二十四史。記循吏多矣。半屬重農功。興水利。弭盜賊。平爭訟。舍此而外。欲求一經學深而事功著者。往往難之。間若東漢之任延。西晉之曹據。後魏之宋世景。隋之趙軌。遼之蕭文。亦或篤志好學。經籍頗諳。而興學之政。卒鮮推行。烏虜。三代以前。官與師合。爲治盡通經之儒。秦漢以後。官與師分。出治半刀筆之吏。此治術與學術兼長者。晚近

所爲難觀也。若文翁者。本生平所學。以化行全蜀。固西漢循吏之最優。亦二十四史循吏傳中之魁傑也。嗟乎。儒者風雨一廬。學術晦明繫之。治術純疵闢之。即宇宙安危屬之。孔明學於南陽。因以奏安蜀之績。李泌學於衡山。因以成奠唐之勳。有學術乃有治術。古今大抵然矣。今日者。內變亟矣。外患乘矣。以云興學。則宜急矣。夫興學之功。外假不得。妄行不得。必藉好學儒臣。通經明義。以爲鼓吹之。磨灌之。援擢而爵賞之。夫而後學風行。學徒盛。鴻材駿傑。於以接踵而奮興。否則。以不學無術之徒。謬言興學。將變易多而成功少。其不見笑於文翁者幾希。

古今治術之邪正。關乎學術之純疵。流覽數千年。縱觀廿四史。握要提元。旁搜遠紹。援據精確。論世知人。不以興利爲謀。國遠圖而以興學爲名。世大略不僅從文翁治蜀。言功效而以武帝立學。溯源頭根本於通經。垂訓於後世。目光見遠。稽古功深。若徒以惠民利國許文翁。而文翁亦以穿湔江口灌漑繁田千七百頃。民阜物康。此華陽國志所詳。而班史獨略之。可知孟堅之心重興學而不重興利矣。

楊焯甫夫子批

周平王論

自強爲固國之要道。君能自強。守險治。舍險亦治。君不自強。舍險亡。守險亦亡。是故周秦以前。重德教而輕形勝。開國者不恃河關百二之雄。周秦以後。重形勝而輕德教。喪國者半屬金城萬里之固。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宋太宗曰。在德不在險。知此則曰守險。曰舍險。特經國者之粗迹耳。而自強與不自強者。無古無今。實階此以爲興廢之林也。竊嘗本此意以論周平王。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施行政策。毫無足觀。論者以其最失策者。莫東遷若。夫東遷豈足以短平王哉。不自強者。正平王弱周之病根也。周自幽王以來。百度墮。羣禍伏。改革宜亟矣。平王經譖廢而登位。正宜振刷精神。更張絃轍。以復文武成康之規。果爾。則據豐鎬以耀王靈。內而臣工。外而夷狄。固無不慕德思功。託庇宇下。就令駕遷洛陽。而本德禮以結列侯。犬戎雖橫。豈足當雄風之一蕩。又况洛陽之地。南襟三塗。北枕嶽鄙。東經澗水。西抱瀍河。四方入貢。道路胥均。固向者武王忻之。而周公營之者乎。卜居於此。亦復奚傷。匪特此也。幽王之時。雍州沃野。犬戎已迫處邠涇矣。

烽火無靈。犬戎又蹂躪鎬京矣。東瞰齊魯諸邦。鞭長莫及。揆諸情理。既不可不遷。酌乎時勢。亦不得不遷。烏虜。平王都東。雖非策之至善。實亦一時權宜之計也。孰知蒙塵以後。王室微弱。無復征討之權。列辟慢橫。竟廢朝覲之禮。綱維日墜。威令日衰。九五之尊。視同守府。率茲以治。都洛既難望張國勢矣。豈固居豐鎬。獨可功成僥倖。撫諸夏而卻犬戎哉。雖然。燬希東營。隋室以亂。高宗南渡。宋祚不昌。披圖一覽。似亦形勢之所謂。豈知形勢可憑。形勢亦匪盡可憑。以興者論。北宋固都大梁矣。四面平通。胡以執中原之牛耳。明初固都金陵矣。水陸交接。胡以懾四境之元兇。以敗者論。二世固都咸陽矣。天府稱雄。胡以陷於劉邦之手。順帝固都燕京矣。山河拱衛。胡以莫當朱氏之鋒。嘗觀上下千古。靡論爲大邦。爲小島。爲一統。爲割據。其或盛或衰。或存或亡。未有不基於自強與否也。形勢之說。實成敗論人者之管見耳。由茲以譁。平王之罪。不在東遷。而在不自强者。良鐵案也。蘇氏失計之評。豈的論哉。且夫閉關自治。興亡之局。固非專繫乎京都。若海禁宏開。中外交通。捍衛更在乎四海。人主撫臨華夏。良宜勵精圖治。治君民爲一體。融上下爲一心。則驟力支持。曷難震聲威而延國脉。

否則。因循坐誤。萬衆離心。強鄰虎視。邊鄙鯨吞。則門戶已空。雖京師一隅。天塹帶纏。峭崖壁峙。亦豈能孤坐而自雄。獨守而不敗哉。噫。平王往矣。後之爲平王者。遷都亦非甚愚也。獨不自強者。則大爲可惜耳。

周避犬戎之難。承幽王之後。東徙洛邑。勢無如何。此攷周秦二本紀太史公所詳述。而可信者。蘇子以爲平王失形勢。淺矣。東都洛邑形勢。亦帝王之都。興敗何常。古今互證。歸咎平王之不振胸羅。史事善於運掉。用筆如長江大河。

楊慎甫夫子批

高祖殺戮功臣光武保全功臣論

儒術所以發人忠愛之忱。而平人凌競之氣也。輕儒之世。人懷桀驁。立法必近於殘苛。重儒之朝。人染書香。行法必出於寬厚。匪必好示殘苛。矯爲寬厚也。蓋武夫悍將。藐至尊以圖反動。不誅之則巨變以生。而學士文臣。輕挺軒以崇詩歌。不待撫而奸謀自弭。雖然。輕儒重儒。非偶爾也。其君必不學無術之君。始著輕儒之暴舉也。其主必好學深思之主。始成重儒之仁行也。審此。庶可以論高祖之殺戮功臣。與光武之保全功臣。高祖以布衣起沛。也。

五年而成帝業。光武當莽末起兵。興復漢室。固同是英武之主也。然高祖則儒冠置溺。不事詩書。光武則受書通義。息馬論道。是高祖之輕儒。絕不比光武之重儒也。故西漢開國諸臣。多出於亡命無賴。東漢中興諸將。皆有儒者氣象。此固一時風會之所關。實則源於高祖光武之輕儒與重儒也。夫高祖掃荆棘。滌奸雄。悉由攀附諸公。出死力以戰勝。迄寰宇底定。豈不欲君臣魚水。共樂昇平。無如君祇奢馬上之雄。臣時露拔劍之態。朝聘燕饗。無復經義以陶鎔。則始而共示驕張。繼而相尋叛逆。殺戮之慘。雖欲已而曷能。若夫光武之待羣臣。終帝三十餘年。未聞烹醢之慘。汪洋大度。雖似逾人。而本經術以相聯。朝漏方殘。卽引將相以談道。使不臣之輩。潛移於義理之中。則不假刑威。而臣職共守。保全實寓於無形。令高祖素好讀書。深明大義。將從雲諸佐。悉著彬彬儒雅之風。則賞爵封侯。共勵王室。何事陰謀設伏。臣下含烹狗之悲。否則。海甸既平。人心初靖。卽爲崇文講學。以洗天子刀劍之氣。則公卿郎將。爭投戈以講藝。屠戮之禍。亦卽默弭於隱微也。光武之發自單寒。與高祖之躍自亭長等耳。倘非受尙書於長安。本大義以汲引。則雲龍風虎。必皆椎埋屠狗之流。洎夫王業既成。擊柱高呼。豈能

已於殿廷之上。光武覩此。恐亦朝儀制之。制之不已。中心忌之。忌之不已。終而殺之。即欲優容姑待。而噬臍堪虞。斷有保之無可保者也。惟悉非然。高祖之臣。則爲韓彭黥樊等。光武之臣。則爲鄧寇馮賈等。君既有學不學之異。臣即有學不學之殊。氣味分投。毫無或爽。此一戮一全。所爲因之而迥別也。或者曰。高祖之戮功臣。罪甚。光武之全功臣。仁甚。一暴一仁。實私與公厲焉。豈知學不學者公私之機軸。公私者學不學之端倪。商周以前。人皆務學。將相之被戮者何疏。唐代以降。人盡荒經。藩鎮之見殺者何密。推而晉初之誅諸王。禍雖根於貢后。而其時清談相尙。朝野已不聞正學之聲矣。宋初之全衆將。權雖釋於杯酒。而太宗諷誦獨勤。稍暇即詢經典於侍讀矣。古今來臣之對君。或頑或純。君之待臣。或薄或厚。未有不基於儒道之重與否也。夫豈獨高祖光武然哉。烏虜。儒術之輕重。主德之厚薄。因之臣命之安危屬之。儒術之所關。洵重且大哉。自古在昔。聖王有作。戎馬之事。尙未盡除。即視學以飭其儀。立學以隆其規。迄爲時未久。磨濯鼓吹。君既儒君。臣亦儒臣。堂簾之際。化疑忌之惡風。現明良之盛象。然後知聖王之急於興學者。其開濟於天下者固多。其造福於臣僚者更非淺鮮焉。噫。

此儒術所以歷萬古而生光也。

精心結撰浩氣流行以重儒與不重儒爲樞紐不獨見高祖光武仁暴懸殊功臣終身榮辱迥異即漢治厚薄亦由此分矣胸貫諸史自能任意指揮

楊慎甫夫子批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論

閒嘗瀏覽廿四史。記酷吏甚多。然誠若輩之苛殘。大都草菅人命之君。植而長之。故作史者之傳酷吏。意固在循名核實。以戒將來。而究其得官者爲何時。寵命者爲何君。其重咎暴君之意。即活現於字裏行間矣。反是以恩。如有守法允平。無偏無黨。棘林絕夜哭之魂。黔首慶更生之樂者乎。其臣下之公。既不可及。其君上之仁。尤匪易期。夫釋之爲廷尉。文帝時也。于定國去之遠矣。然攷定國傳。朝廷因贊定國。先援釋之以比例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三復斯言。釋之死後近百年。朝廷尙稱之如此。芳聲抑何永哉。竊謂釋之之平獄無冤者。非釋之一人之力所能致。實文帝之愛民有以成之也。夫秦法嚴苛。曠古未有。高帝入關。收秦律令。以繩萬民。計自高帝以

訖呂后。歷二十餘年。惠帝僅除挾書之禁。與弛商賈之律。此外多因秦舊。蔑有更修。職是之故。殺韓信則夷三族。殺梁王又夷三族。誅彭越則醢其肉。網密筭深。斯亦云極。而謂天下之死於刑戮。絕無抱怨者。孰信之也。然當是之時。若張良蕭何輩。素淑書詩。豈不知決獄貴平。以重民命。無如高帝則刻薄居心。呂惠則柔險成性。上既乏恤民之詔。下卽鮮平刑之官。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互爲感召。理斷然也。令文帝德不足而恃政。政不足而恃刑。法密秋荼。祇欲以鞭笞畏天下。則嚴律所在。而刀筆猾吏。即緣飾爲姦。以施其嚴辣之手。由茲而去。勢將戮及無辜。怨聲載道。比高帝呂惠時益甚矣。刑措之風。豈易覩哉。幸而文帝性本仁慈。登位之年。即除收孥相坐律。二年則除誹謗妖言法。四年則赦絳侯周勃。十三年則除肉刑。彙聚仁政。幾難罄述。以釋之之持平守直。生當其際。正爲臭味相投。水魚交洽者矣。臣則本公心以保民。君則本仁心以許可。君臣之間。苛刻除絕。刑罰之施。天下豈尚有枉死者乎。不然。如治犯蹕盜環二事。族之再三引勘。雖屬公平。自非文帝之仁。聞諫即從。勢必執其成見。妄加殺族。釋之即欲守法。焉有法之可守哉。雖然。無釋之以勵勸文帝。犯蹕則殺。

。盜環則族。斷有難辭。殺族之心一萌。後此之能輕律與否。實未可知。是文帝之仁。或亦由釋之感之使然。豈知上之鼓下則易。下之規上則難。攷西漢之世。綱目書廷尉七。張湯杜周。以武帝之重法。則流爲酷吏。黃霸于定國。以宣帝之重吏。亦勉爲平廉。惟文帝好仁。釋之因以理民無冤。固不待言。餘如吳公張歐。一爲天下治平第一。一爲對囚涕泣。其感應之妙。爲何如哉。由此觀之。釋之守法。謂由於文帝之仁者。良有以也。匪特此也。太子與梁王乘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固守法宜然也。後景帝立。懼大誅。稱病欲免去。蓋以已雖守法。景帝或非文帝比。直不我諒也。即此推之。釋之非遇文帝。既不能守法。亦或不敢守法也。不敢守法。則或枉或縱。在所難免。果爾。天下將多冤民矣。釋之尙得再稱於于定國傳哉。先儒有言。有是君而後有是臣。觀釋之可恍然於文帝矣。太史公作釋之傳。與班氏畧殊。開端之首。卽曰張廷尉釋之者。夫西漢爲廷尉亦多矣。獨記釋之。則別之。蓋釋之行法不阿。良無愧乎廷尉也。亦以廷尉爲文帝時之廷尉。重釋之。即所以重文帝也。况史公因保李陵。反遭腐刑。固一冤民也。作史至釋之傳。能無傷今思古。歎所處之世。無文帝之仁以愛之。斯無釋之之公以拯之。

乎。烏虖。釋之往矣。後之掌刑者。能思釋之否。亦後之君人者。能因釋之而進思文帝否。若君若臣。宜識借鏡矣。

釋之能守法班氏稱之守法不阿司馬稱之讀書傳紀釋之所論平法之言及定罰金棄市二事皆能據正文帝然文帝沿用秦律罪法未除猶能虛衷納諫含重從輕法取平正正文帝與釋之皆賢也眼識既定持論自精行文汪汪洋洋無不言之有物。

楊柳甫夫子批

唐高祖誅蕭銑論

千古篡奪之主。其待同時之起事者。立心必出於嚴苛。蓋割據諸雄。固各具囊四海席八荒之銳志。而半是先朝故舊。位望相同。孰肯屈膝厚顏。託庇於得位不正者之下。是必張其殺伐。重其刑威。雖獲降服之誠。仍施都市之戮。務令海內豪寇。掃蕩悉清。無有藉口於竊位之嫌。倡言討逆之舉者。斯禍源以絕。衆望以歸。一已之姦邪可拋。寸衷之顧忌可忘也。坐是者則爲唐高祖誅蕭銑。夫高祖固隋之封爲唐王也。迄位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規制

以僭。出入以橫。義寧二年。竟以臣下之微。受隋帝之禪。史家記其三讓者。特揜飾詞耳。曹孟德之橫。宋藝祖之詭。豈過是哉。蕭銑以羅川令。崛起江陵。亦於義寧二年。號稱皇帝。是銑與高祖固同年舉事者也。獨銑則出於擁衆自雄。高祖則出於攘位自私。高祖既妨銑之反對。益忌銑之指責也。况乎水城未破。守禦者誓死相從。降詔既布。援拔者絡繹不絕。民心固結。餘波豈易蕩平。則銑一日尚存。即高祖一日未安也。雖然。趙王佗不禽。何負於漢。李思齊不戮。何害於明。英主大度汪洋。待下曷廣噬臍。豈知漢明得國。躍自寒微。斬荆棘。擲頭顱。據有其位。名位既正。人望亦孚。故其處置列雄爲稍恕。若高祖之逆迹既張。銑之得地且久。而又爲共官隋室之人。受降而後。銑之勢力雖已衰。銑之執言或不免。高祖顧慮久之。疑忌深之。竊恐摘奸有人。用揮綱盡之毒手也。雖然。王世充亦當時雄寇也。盤據洛陽。牽制關內。形勝之廣。既過於銑。兵力之雄。益加於銑。胡歷數月惡戰。始克成禽。而細詣長安。即蒙幸貸哉。豈既妨銑之指其奸。獨不畏世充之發其伏耶。噫。此正爲高祖之狡詐也。夫世充身事隋主。始而諂媚。繼而驕橫。終而僭奪。九錫既加。禪代即行。居心原與高祖等耳。迨智窮力竭。被敵

獲併。彼既經篡弑而來。復何仗義可言。攻人奪位哉。則高祖之獨存世充者。良以世充同爲叛逆。無從非笑之而訾議之也。若銑之舉旗畧正。得所滋議者。焉能逃斧鉞之誅耶。由茲以譚。高祖之誅蕭銑。良奇而狡者也。然而世之是高祖者。以誅銑爲淨亂源。世之非高祖者。以誅銑爲無大度。是皆不然。夫姦雄馭世。收豪傑以鞭笞。不患亂源之難淨。假仁義以要結。不患大度之全無。所最難免者。文飾之僞志。猜忌之深衷耳。如謂誅銑所以淨亂源。胡橫悍之甚於銑者。幸免刀鉞。如謂誅銑所以無大度。胡唐初功臣。未聞烹醢之酷。可知高祖之對待羣豪。或戮或全。統出私見。度其不足以發已之邪者。雖罪大惡極。亦慶更生。若其心迹稍正。或敢以攻其不軌者。雖出降之詞哀意切。亦難免尸首之分矣。噫。姦人竊命。固已悍矣。即刑戮一人。亦存詐意。良可鄙哉。良可鄙哉。

梁主名義勝於唐主高祖。徵倅乘勝因江漲以滅梁。久欲得銑而甘心。固畏其形勢之雄實。猜其臣民之附義旗。所指衆軍披靡。則唐不爲劉而爲項矣。身受隋職。包藏禍心。梁主出降。亦遭慘戮。范胡二子皆斥其非千秋自有定論。此獨探其陰險狡忌之情。以發隋唐革命之事。形勢故實。燈切精詳。史事尤極卓懸。

楊慎甫夫子批

明成祖欲廢太子高熾論

明成祖立太子高熾後。入高煦譖。屢欲廢之。噫。高熾危矣。高煦悍矣。實則成祖之得位不正。疑心凝結。恐高煦復興靖難之師。高熾又蹈焚宮之慘也。夫成祖輕惠帝之弱。萌不軌之心。建文元年。舉兵燕區。橫行四載。直至擣南京。據有其位。其間戰勝攻取。高煦之功居多。如蘇家橋一役。非高煦救至。成祖將不免矣。高熾附驥戎行。除堅守北平外。戰績絕少。高煦與高熾較。勇敢固過之。功業尤多之。東宮一席。成祖屬意高煦。固已久矣。觀議儲之日。解縉力稱高熾仁孝。成祖不應。其用心蓋顯然矣。不過以立嫡之義。萬難紊亂。又爲羣臣力爭。遂不得不舍高煦而立高熾耳。然高熾雖立。高煦虎視其旁。奪嫡之心。听夕非已。迄成祖駕崩。高熾臨朝。而高煦豪思。乘機爆發。或以清君側而起。或以奔父喪而興。逆施倒行。宮牆血濺。其禍斷可預知者。况淮岸之風雲。兵氣未已。金陵之宮闈。劫燼猶存。覬覦萌於建文之初。叛逆行於削藩之日。舉兵向闕。骨肉相殘。成祖能啓其禍於先。

。高煦可蹈其轍於後。此蓋成祖熟慎計之。而寢饋不忘者也。匪特此也。古今篡逆之主。其利已奪人之心固悍。其懼人奪己之慮尤深。成祖攘惠帝之位。遷都北燕。舉惠帝腹心。嚴加屠戮。雖似靖其禍於一時。而故家遺俗。節義之士。喪氣未盡。况滇黔巴蜀。常言有惠帝蹤跡。來往其間。則海內人心。原未盡忘乎舊主。以高熾之文弱。位正九五。萬一惠帝復起。豪傑響應。義師難摧。固大可慮。而高煦以不得立已。協旗犯闕。尤未可知。成祖念此。益惴惴也。職是之故。成祖廢立之心。初難消遏也。雖然。成祖欲廢高熾。悉由高煦構讒所致。豈知無高煦之構讒。成祖之顧慮已深。有高煦之構讒。成祖之驚疑益甚。當時之所以欲廢而不廢者。亦賴金忠輩保護之力耳。否則。或斥爲庶人。或降爲藩服。勢必不免也。要而言之。高煦之知兵。雖爲成祖所素重。高熾之仁慈。亦爲成祖所深知。豈以一二讒言。甘啓易儲之變。良以成祖起自篡弑。狐疑太大。故心是心非。欲行此過慮之舉耳。然進有以論成祖者。數千年歷史。記廢立固多。記謀廢不成亦不少。其已廢者無論矣。其謀廢不成功。鮮有籌善策。盡良圖。以弭爭立之風。而免奪位之禍者。成祖自高熾免廢後。五命高熾監國。以練其志而試其能。復召太孫從征。

以習兵機而親戰陣。洎夫駕返京師。屢責輔導有闕。以息釁端。復能廉得高煦不德事。褫衣冠以挫其逆。削衛護以破其謀。以故高熾踐阼之年。樂安之反旗雖舉。而高熾閱歷有素。衆望大符。既能一舉成禽。至宣宗時。隕高煦於銅缸之內。此外之列雄羣小。亦皆戢戢宇下。無敢復爲竊發焉。是成祖之處置高熾免廢後。良不得謂之無策矣。

廢熾立煦是成祖之私心而得太子官屬以善爲保全明祚不衰諸臣皆與有力此能推論其欲廢太子之故與欲立高煦之心審事論機皆能窺見幽隱責其啓禍以貽患深憂惠帝之故屬又惑高煦之構讒以致父子之間不能共諒心迹由於躬行篡弑不免狐疑過慮誅心定罪果斷精明末段論其處置有方眼識尤爲高遠

楊慎甫夫子批

陳涉論

處君橫吏暴之朝。能躍自田間。張義旗以圖重鼎者。亦英雄快舉哉。然必廣汪洋之度。化忌刻之衷。以登大寶爲緩圖。以掃虐政爲急務。則堂堂正正。勝則爲帝王之偉器。敗亦馳割據之英聲。若夫嘯聚流亡。行同劫掠。一獲于